

理學類編

卷之二

31

74

4



理學類編卷之三

臨江後學張九韶美和編輯

天文下

易豫卦象曰雷出地奮○程子曰雷者陽氣奮發陰陽相薄而成聲也陽始潛閉地中及其動則出地奮震也

易小畜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彖曰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程子曰雲陰陽

楊文公於此云京東一講僧云云向南雨澤、雲向北左雀尋河天雲向西雨後初半雲向東塵埃沒左公羽言雲向南與西行而有雨向北與東行則無雨亦有効驗

之氣二氣交而和則相畜固而成雨陽唱而陰和順也故和若陰先陽唱不順也故不和不和則不能成雨雲之畜聚雖密而不成雨者自西郊故也東北陽方西南陰方自陰唱故不和而不能成雨又曰凡雨須陽唱乃成陰唱則不成矣今雲過西則雨過東則否是其義也長安西風而雨終未曉此理須是自東自北而風則雨自南自西則不雨何者東

北屬陽西南屬陰陽唱而陰和故雨陰唱則陽不和故不雨易言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自西則是陰先唱也故雲雖密而不雨今西風而雨恐是山勢使然○朱子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此是以巽畜乾畜他不得故不能成雨凡雨者是陰氣盛凝結得密方濕潤下降為雨且如飯甑蓋得密了氣鬱不通四畔方有濕汗也又曰密雲不雨尚往也是陰包他

不往陽氣便散做雨不成所以尚往也又曰
密雲不雨尚往也蓋止是下氣上升所以未
能雨必是上氣蔽蓋無發泄處方能有雨
易解卦彖曰天地解而雷雨作○程子曰天地
之氣開散交感而和暢則成雷雨○朱子曰
陰陽之氣閉結之極忽然迸散出做這雷雨
若只管閉結不解散如何會有雷雨何小畜
所以不能成雷雨者畜不極也雷便只是如

今一箇爆杖

詩小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朱子曰霰雪之
始凝者也將大雨雪必先微溫雪自上下遇
溫氣而搏則成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

春秋隱公九年春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
雨雪○胡氏曰震電者陽精之發雨雪者陰
氣之凝

禮記孔子問居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

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孔氏曰：神氣謂神妙之氣於地，言神氣者氣從地出，又風著於土，雷出於地，故神氣風霆偏屬於地。

月令仲春之月，雷乃發聲，始電。○孔氏曰：雷是陽氣之聲，將上與陰相衝，蔡邕云：季冬雷在地中，孟春動於地之上，至此升而動於天之下，其聲發揚，以雷有漸，故云乃電是陽光陽。

微則光不見，此月陽氣漸升，以擊於陰，其光乃見，故云始電。

程子曰：電者陰陽相軋，雷者陰陽相擊，軋者如石相磨而火光出者，電便有雷擊者是也。○問：程子以雷是氣相摩軋，是否？朱子曰：然。或以爲有神物如何？曰：氣聚則須有然，纔過便散，如雷斧之類，亦是氣聚而成者，但已有查滓便散，不得。又曰：電者陽之光，陽在外，陰有

以雷性理大全作謂雷電口

所麗故閃爍而爲電

問人有不善霹靂震死是人懷不善之心聞霹靂震懼而死否程子曰是雷震之也問有使之者否曰人之作惡與天地之怒氣相擊搏遂以震死霹靂天地之怒氣也如人之怒固自有正然怒時必爲之作惡是怒亦惡氣也怒氣與惡氣相感故耳曰雷所擊處必有火何也曰雷自有動極陽生自然之理

程子曰雹者陰陽相搏之氣蓋沴氣也聖人在

上無雹雖有不爲災○按春秋左氏傳昭公

四年王正月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

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鄭

氏曰雨水陽也雪雹陰也雨水而伏陰薄之

則凝而爲雹雨雪而愆陽薄之則合而爲霰

故曰雹沴氣也

程子曰易曰雲從龍風從虎龍陰物也出來則

濕氣蒸然自出如濕物在日中氣亦自出雖
木石之微感陰氣尚亦有氣則龍之興雲不
足怪虎行處風自生

程子曰霜露星之氣異乎雨雪又曰霜與露不
同霜金氣星月之氣看感得其氣即為露其
氣即為霜○或問伊川云露是金之氣如何
朱子曰露自是有清肅之氣古語云露結為
霜今觀之誠然然露氣與霜氣不同露能滋

霜露非星月之
氣朱子之辨見
下

物而霜殺物也雪霜亦有異霜能殺物而雪
不殺物也雨與露不同雨氣昏而露氣清也
露與霧不同露氣肅而霧氣昏也

張子曰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虛實
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
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結為風雨為霜
雪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
教也

其勢均散散
當作敵能氏之
其勢同歸於散
似義不通

張子曰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
其勢均散陽為陰累則相持為雨而降陰為
陽得則飄揚為雲而升故雲物班布太虛者
陰為風驅斂而未散者也凡陰氣凝聚陽內
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陽在外者不得
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
雷風有大小暴緩和而散則為雪霜雨露不
和而散則為戾氣曠霾陰常散緩受交於陽

則風雨調寒暑正○朱子曰橫渠此論極分
曉陽氣正升忽遇陰氣則相持而下為雨蓋
陽氣輕陰氣重故陽氣為陰氣壓墜而下也
陰氣正升忽遇陽氣則助之飛騰而上為雲
也陽氣伏於陰氣之內不得出則爆開而為
雷陰氣凝結於內陽氣欲入不得則旋遶其
外不已而為風至吹散陰氣乃已戾氣飛電
之類曠霾黃霧之類皆陰陽不正之氣所以

雹水穢濁或青黑色

邵子曰陽得陰而爲雨陰得陽而爲風剛得柔而爲雲柔得剛而爲雷無陰則不能爲雨無剛則不能爲雷雨柔也而屬陰陰不能獨立故待陽而後興雷剛也而屬體體不能自用必待陽而後發也○觀物張氏曰陽唱而陰從則流而爲雨陰格而陽薄則散而爲風剛唱而柔從則蒸而爲雲柔蓄而剛動則激而

成雷客主後先陰陽逆順不同也風雨自天而降故言陰陽雲雷自地而升故言柔剛天陽也陽必資陰故無陰則不能爲雨陽薄陰然後聚而成體也地陰也陰必資陽故無陽則不能爲雷陰得陽然後發而成聲也北言陰陽之相資也雨之形柔也屬陰者本乎天之氣也陰不能獨立待陽而興者天之陰資乎天之陽也雷之聲剛也屬體者出乎地之

形也體不能自用必待陽而發者地之陰資
乎地之陽也

邵子曰有雷則有電有電則有風雨生於水露
生於土雷生於石電生於火電與風同爲陽
之極故有電必有風○觀物張氏曰雷者震
之氣也電者離之氣也風者巽之氣也陽爲
重陰所制怒氣發而爲雷怒而極者而爲電
陰已不能制矣散而爲風則反制陰也故風

與雷皆爲陽之極兩者木之氣蒸則爲雲凝
則爲雪露者土之氣升則爲霧結則爲霜雷
出於石電生於火有雷則有電火出於石也
致堂胡氏曰或問雷霆何爲而然者有形邪有
神邪曰古人未之言也然先達大儒亦嘗明
其理矣蓋天地之間無非陰陽聚散闔闢之
所爲也可以神言不可以形論非如異端所
謂龍車石斧鬼鼓火鞭怪誕之難信也故其

陰陽相軋聲光
並先光入人間
不容髮聲耳至有
間故先見電而
後聞雷也非先
矣而聲隨之也

言曰陰氣凝聚陽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
為雷霆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凡聲陽也先
亦陽也光發而聲隨之陽氣奮擊欲出之勢
也電緩小則震亦緩小電迅大則震亦迅大
震電交至則必有雨震而不電電而不震則
無雨由陰氣凝聚之有疎緩迅密也曰世人
所得雷斧何物也曰此猶星隕而為石也本
乎天者氣而非形偶隕于地則成形矣然而

不盡然也曰雷之破山壞廟折樹殺人者何
也曰先儒以為陰陽之怒氣也氣鬱而怒方
爾奮擊偶或值之則遭震矣然而不盡然也
曰電之閃爍激疾如金蛇飛騰之狀何謂也
曰光之發也惟光耳適映雲際則如是不當
乎雲之際而在同雲之中則無是矣凡天地
造化之迹苟不以理推之必入于幻怪偽誕
之說而終不能明故君子窮理之為要也

所謂以理推之者
或入于穿鑿迂
腐之說

朱子曰雷擊所在只一氣來來間有見而不爲
害只緣氣未棚裂有所擊處皆是已發蔡季
通云人於雷所擊處拾得雷斧之屬是一氣
擊後方始結成不是將這箇來打物見人拾
得雷斧如今斧之狀似細黃石
或問龍行雨之說朱子曰龍水物也其出與陽
氣交蒸故能成雨然雨者陰陽之氣蒸鬱而
成非必龍之爲也

說之所行僅一霎
時是雨耳

朱子曰如飯餽有蓋其氣蒸鬱而汗下淋漓則
爲雨如飯餽不蓋其氣散而不收則爲霧
朱子曰霜只是露結成雪只是雨結成古人云
露是星月之氣不然今高山頂上雖晴亦無
露露只是自下蒸上人言極西高山上亦無
霜露或問高山無霜露其理如何曰上面氣
漸清風漸緊雖微有霧氣便吹散了所以不
結若雪只是雨遇寒而凝故高寒處先雪

雪非上脫所以大雪為豐年之兆者一句

風猶雷也風息與雷散非有去雲以天之運旋日夜不息比之大失其偏夏多南風冬多北風是天氣自然非有來雲未說甚誤

夏之雷霆猶冬之霜雪也寒暑非致雷雪則歲功不成非雷能生物如日烜而潤也

朱子曰雪花所以必六出者六為陰數天地自然之數也太陰玄精石亦六稜

朱子曰雪非能為豐年其所以然者以其凝結陽氣在地至來歲發達而生長萬物也

朱子曰風與天相似旋轉未嘗息也今此處無風蓋或旋在他處或旋在上面都不可知如

夏多南風冬多北風蓋亦可見

真氏曰雷霆雖威初非為殺物設也易稱鼓萬

物者莫疾乎雷其與日之烜雨之潤風之散

同於生物而已世人惡戾之氣適與之會而

震死者有之非雷霆求以殺之也○按隋文

帝欲以六月殺人大理少卿趙綽爭之帝曰

六月豈無雷霆我則天而行有何不可致堂

胡氏嘗論之曰雨露猶人君之惠澤雷霆猶

人君之號令生成萬物之時固有雷霆而雷

霆未嘗殺物隋文取則雷霆而乘怒殺人其

遑天多矣

爾雅曰地氣發而天不應曰霧

莊子曰大塊噫氣其名爲風作則萬竅怒號

淮南子曰天地之氣怒者爲風和者爲雨陰陽

相薄感而爲雷激而爲霆亂而爲霧陽氣勝

則散而爲雨露陰氣勝則凝而爲霜雪

劉向曰盛陽雨水溫暖而湯熱陰氣脇之不相

入則轉而爲雹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

在下脫全字

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爲霰故沸湯之在閉氣
而湛於寒泉則爲冰及雪之消亦冰解而散
此其驗也

韓子曰龍之嘘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

乘是氣茫茫窮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

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

右論雲雷風雨之屬○愚按陰陽之

氣流動充滿於天地之間或聚或散

文人浮虛之言
刪之可也

或升或降或清或濁或蒸或潤或震
擊或凝結為風為雲為雷為電為雨
露為霜雪皆是氣也造化之妙豈有
出乎陰陽之外者哉蓋其聚則有其
散則無聚而為神散而為鬼而風雲
雷雨亦各有神以主之故周禮大宗
伯有祭風師雨師之禮

詩邶風蝮蝻在東莫之敢指又曰朝濟于西崇

古人謂虹為淫氣
蓋以其色艷美
也豈其然乎朱子
之說解詩可矣
以是論虹怨非

隋升平脫周禮
十輝九曰隋升平
鄭箋之朝有升
氣於西方終其朝
則雨丹鉛總錄云
詩云東與魚日頭
西與魚而信然大
率與霞相映朝
霞不出市暮霞
走千里是也我邦
諺亦云朝虹赤須
望夕虹旅行鄭
箋極是朱說非

朝其雨○朱子曰蝮蝻虹也日與雨交倏然

成質似有血氣之類乃陰陽之氣不當交而

交者蓋天地之淫氣也在東者暮虹也虹隨

日所映故朝西而暮東也隋升也註以為虹

蓋忽然而見如自下而升也崇終也從旦至

食時為終朝言方雨而虹見則其雨終朝而

止矣蓋淫隱之氣有害於陰陽之和也今俗

謂虹能截雨信然

先儒曰言虹是薄雨為日所照也見說非也余數見而後青天無雲處有虹橫互蓋氣之映日成彩也非薄雨也沈括筆談云世傳虹能入溪洵飲水信然予使契丹至永安山下時新雨而西見虹前洵中虹兩頭皆垂洵中使人過洵隔虹對立相去數丈中間

如隔綉幕自西望東則見立洵之東西望則為日所鍊都無所見久之稍正東踰山而去此亦可證其非薄雨也但其六入洵飲水則否蓋洵水之氣湧起為虹非虹飲水也

程子曰虹者陰陽二氣之交映日而見

張子曰蟠螭者陰氣薄而日氣見也有一其全

見者是陰氣薄處不全見者是陰氣厚處

朱子曰蝦蟇本是薄雨為日所照成影然亦有

形能吸水吸酒人家有此或為妖或為祥問

虹蜺只是氣還有形質日既能吸水亦必有

形質只纔散便無了如雷部神物亦此類

蔡邕曰陰陽不和即生此氣虹見有青赤之色

常依陰雲而晝見於日衝無雲不見太陰亦

不見輒與日相互率以日西見於東方

邢氏曰虹雙出色鮮盛者為雄雄曰虹暗者為

雌雌曰蜺虹是陰陽交會之氣純陰純陽則

虹不見若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趙

德麟曰先儒以為日照雨滴則虹生今以水

噴日側視之則暈為虹蜺然則虹雖天地淫

氣不暈於日不成也故雨氣成虹朝陽射之

西洋人云天河是微
星攬取為一帶自
七星南經南極而
接箕尾之間如一
環然漢去人不見
南極故言起沒
也凡漢土之論天
地比之西洋所謂
井蛙夏蟲之見
也余幸而生乎西
曆更來之後故
得洞察先儒纒
妄云

則在西夕陽射之則在東

史記天官書曰漢者金之散氣其本曰水

晉天文志天漢起東方經尾箕之間謂之漢津

乃分為二道至天津下而合南道乃西南行

至七星南而沒

楊泉曰漢者水之精也氣發而升精華浮上宛

轉隨流名曰天河一曰天漢

右論虹蜺河漢○愚按虹蜺者俗名

兩

之曰旱龍以為此物見則雨止故也

嘗聞長老言有人雨霽夾溪而行虹

起溪中兩人相望如隔紅紗蓋微雨

將散為日光所照即成是彩雨散則

無矣天河者俗呼為河氣蓋黃河之

水精華所發也昔人言天漢與黃河

相通亦謂是耳

理學類編卷之三

理學類編卷之三

十六

地理類編卷之四
臨江後學張九韶美和編輯

其故○朱子曰錯置也洿深也水注海曰川

注川曰溪注溪曰谷此章三問今答之曰九

州所錯天地之中也川谷之洿衆流之會也

不溢之故則列子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

里

里

地理類編卷之四

臨江後學張九韶美和編輯

地理

屈子天問九州安錯川谷何洿東流不溢孰知

其故○朱子曰錯置也洿深也水注海曰川

注川曰溪注溪曰谷此章三問今答之曰九

州所錯天地之中也川谷之洿衆流之會也

不溢之故則列子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

河圖括地象云崑崙東南五千里曰崑崙神州釋道安云漢土自遼海在東南今觀西洋萬國圖漢土在亞細亞之東南隅所謂天地之中自傳大之言耳

莊列言歸墟臆
量之說耳而後
世或曰東海有歸
墟以實其言愚
矣

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八紘
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
焉莊子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
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
不虛柳子曰東窮歸墟又環西盈脉穴土區
而濁濁清清墳墟燥䟽滲渴而升充融有餘
泄漏復行噐運液液又何溢焉三子之言迥
相祖述而柳又明歸墟之泄非出之天地之

朱子此說庶乎
窮天地化育之
理

外也但水入於東而復遶於西又滲縮而升
乃復出於高原而下流於東耳此其說亦近
似矣然以理驗之則天地之化徃者消而來
者息非以徃者之消復爲來者之息也水流
東極氣盡而散如沃焦釜無有遺餘故歸墟
尾閭亦有沃焦之號非如未盡之水山澤通
氣而流注不窮也

又問東西南北其脩孰多南北順墮其衍幾何

大地之周徑以北極
出地各地不同推之
西洋航海偏歷萬
國今也人力能偏
歷算術能推知
惜乎不使朱子復
生而見聞之也蓋
害者六極之維徑
二億三萬二千三百
里南北則短減千
里東西則廣增
千里自地至天半
於八極則地之深
亦如之張衡此說
甚益依淮南子言
之耳非原於曆算
也曆算豈可能
知八極乎朱子不
知曆算故有此
惑

各五千里大言之耳
朱子為古人護短
然未知地亦如彈丸
凸處為圓凹處為
海故云地盡處海
無底也

地非不滿漢士編
東南也

○朱子曰脩長也墮狹而長也衍餘也此問
四方長短若何若謂南北狹而長則其長處
所餘又計多少也答曰地之形量固當有窮
但既非人力所能徧歷算術所能推知而書
傳臆說又不足信惟靈憲所言八極之廣原
於歷算若有据依然非專言地之廣狹也柳
對直謂其極無方則又過矣
問周公定豫州為天地之中東西南北各五千

里今北邊無極而南方交趾際海道里負殊
何以云各五千里朱子曰此但以中國地段
四方相去言之未說極邊與際海處南邊雖
近海然地形則未盡如海外有嶋夷諸國則
地雖連屬彼處海猶有底至海無底處地形
方盡周公以土圭測天地之中豫州為中而
南北東西際天各遠許多至於北遠而南近
則地形有偏耳所謂地不滿東南也

日南日北日東日西
只言東西南北之地
耳言日中於中國
之時南方則景短
北方則景長東方
則景向東西方則
景向西也鄭固夫
之朱亦未得讀者
審諸

朱子不知地體之圓
故有此疑妄各地
以天頂為中東西
距地度數正同豈
有午前午後日景
長短之異乎

多暑者多寒實係
地之南北多風多陰
則不係東西特以
漢土東邊海西多
山耳如我邦四方皆
自較然

或問周禮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
中_ラ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
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鄭註云日南
謂立表處太南近日也日北謂立表處太北
遠日也景夕謂日昃景乃中立表處太東近
日也景朝謂日未中而景中立表處太西遠
日也朱子曰景夕多風景朝多陰此二句鄭
註不可非但說倒了看來景夕者景晚也謂

東

日未中而景已中蓋立表處近南則取日近
午前景短而午後景長也景朝者謂日已過
午而景猶未中蓋立表太北而取日遠午前
景長而午後景短也問多陰多風之說曰今
近東之地自是多風如海邊諸郡極多風每
如期而至如春必東風夏必南風不如此間
之無定蓋土地曠闊無高山之限故風各以
其方至某舊在漳泉驗之早間則風始生至

西邊不甚見日者多
高山也非以午後不久
日落之故也若如朱
說西蜀必晝短而
午前多刻午後少
刻是亦不知曆法
之言也以蜀考偏
西不知其西有數
十百國而見日與
漢土同安疑天地
之不闊可笑之耳

午而盛午後則風力漸微至晚則更無一點
風色未嘗少差蓋風隨陽氣生日方升則陽
氣生至午而陽氣盛午後則陽氣微故風亦
從而盛衰如西北邊多陰非特山高障蔽之
故自是陽氣到彼處衰謝蓋日到彼方午則
彼已甚晚不久即落故西邊不甚見日古語
云蜀之日越之雪言其少也所以蜀有漏天
言其地多雨如天漏然以此觀之天地亦不

甚闊以日月所照及寒暑風陰觀之可以驗
矣

朱子曰河圖言崑崙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
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素問曰天下
足西北地不滿東南註云中原地形西北高
東南下今百川滿湊東之滄海則東西南北
高下可知矣

或問天竺國去處極闊朱子曰以崑崙山言之

素問之說不及周
髀及佛氏須弥四
洲之說

余考再雅水經諸
史佛書古之所謂崑
崙在于闐之西南即
阿耨達多山是也
實在于漢之西北
有水自其東北出
經西域諸國而入
鹽澤波砂磧而
非黃河之源也黃
河則出于吐蕃
甘肅之地經崑崙
之南而至積石古
人未知積石之有
上流安志意鹽澤
之水潛流乎地中
而又發源於積
石於是河有重
源之說出焉而于
闐鹽澤皆自西夷
之地漢人至者殊
少是以莫知其
誤諸書承誤以
去河出自崑崙至
唐薛元鼎使吐
蕃始見黃河之

上流因認其西北之
崑崙山以為崑崙至
元都實遂極其
源於星宿海而猶
以崑崙山為崑崙自
後作地志者皆以
崑崙在吐蕃殊
不知河出自崑崙
本考靈詒謂崑崙
山為崑崙亦星宿
海積石之西有崑
崙嶺之西有崑崙
嶺考河源塩澤
伏流積石重源又
非靈詒七十三域
間見錄即晉書
再雅心義並謂
塩澤即星宿海
是河源也其時乎
地理何其甚也余
生海東萬里之國
然通考群書究
崑崙地理能辨崑
崙河源古今紕
繆塩澤星宿海

天竺直崑崙之正南所以土地闊而所生亦
多異人水經云崑崙取崑崙山五萬里看來亦
會如此遠蓋中國至干闥二萬里干闥去崑
崙無緣更有三萬里文昌雜錄記干闥遣使
來貢獻使者自言其西千三百餘里即崑崙
山今中國在崑崙之東南而天竺諸國在其
正南水經又云黃河自崑崙東北流入中國
如此則崑崙當在西南上或又云西北不知

如何恐河流曲折多入中國後方見其東北
流耳佛書所說阿耨山者即崑崙也云山頂
有阿耨大池水分流四面去為四大水入中
國者黃河入東海其二面各入南西北海如
弱水黑水之類大抵地形如饅頭其攢尖則
崑崙也

宋子曰自古無人窮至北海想北海只挨著天
殼邊過緣北邊地長其勢北海不甚闊地之

委曲折如視諸事
今記其畧別論
之詳矣

大

下與地之四邊皆海水周流地接水上與天
接天包水與地

問佛家所謂天地四州之說果有之否曰佛書
有之中國為南禪部州天竺諸國皆在南禪
部州東弗于逮西瞿耶尼北鬱單越亦如鄒
衍所說赤縣之類四州統名娑婆世界如是
世界凡有幾所而娑婆世界獨居其中其形
正圓故所生人物亦獨圓正象其地形蓋得

四洲之說其蓋天同
以此極為須臾之頃
東西二州當卯酉
南北二州當子午其
說亦可通也西之
止知天地之半不
若渾天之全朱子
上云四州統名娑
婆世界此云娑婆
一處且不曉其形
正圓之意以四州
為正方面生此形
是乎日以大地為一
面平極也其見又
不若佛氏也

天地之中氣其他世界則形皆偏側尖缺而
環處娑婆世界之外不得天地之正氣故所
生人物亦多不正但其言曰初出時先照娑
婆世界故其氣和其他世界則日之所照或
正或昃故氣不和只他此說便自可破彼言
日之所照必經歷諸世界了然後入地則一
日之中須歷照四處方得周匝今纔照得娑
婆一處即已曛黑若更照其他三處經多少

時節如此則夜須極長何故今中國晝夜有均停時而冬夏漏刻長短相去亦不甚遠其說於是不通矣

朱子曰分野之說始見於春秋時而詳於漢志然今左傳所載大火辰星之說又却只因其國之先曾主一星之祀而是時又未有所謂趙魏晉者然後來占星者又却有驗殊不可曉○魯齊鮑氏曰分星禮經所載不可磨也

天經或問曰日月列宿自東徂西原無停住日月無私照列宿無私顧何分彼此乎又曰四方萬國無一宿所值抑何不乎之甚耶此說足以破分野之妄矣

十千

其說有二伶州鳩曰歲星所在則我之分野古堪輿書亡後郡國所入非古歲星或北或西與古受封所在不同一也唐虞及夏萬國殷周于七百國並依附下二州以係十二次之星法先王命親之意以主祀為重如封關伯商丘主辰為商星商人是因封實沈大夏主參為夏星唐人是因唐後為晉參為晉星二也今以分野次舍考之青州在東玄枵却

在北雍州在西鶉首却在南以至揚東南星
紀在北冀東北大梁在西徐東降婁西豫與
三河居中大火在正東鶉火在南此躔次之
最差者也三說不同識者當自擇之○今按
周禮春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
封域皆有分星以觀效祥鄭氏註星土星所
主土也封猶界也十二次之分星紀吳越也
玄枵齊也姮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

示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
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此分野之妖祥主
用客星彗孛之氣爲象

朱子曰冀州正是天地中間好風水山脉從雲
中發來雲中正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
流入于龍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則東流入
于海前面一條黃河環遶右畔是華山自華
來至中爲嵩山是謂前接遂過去爲泰山尊

于左淮南諸山爲第二重按江南諸山爲第
三重按

或問天下之山西北最高朱子曰然自關中一
支生下函谷以至嵩少東盡泰山此是一支
又有嶓冢漢水之北生下一支至揚州而盡
江南諸山則又有岷山分一支以盡乎兩浙
閩廣

朱子曰大凡兩山夾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

中間必有山江出岷山岷山夾江兩岸而行
那邊一支去爲江北許多去處這邊一支爲
湖南又一支爲建康又一支爲福建二廣

朱子曰岷山之脉其一支爲衡山者已盡於九
江之西其一支又南而東度桂嶺者則包湘
源而北徑袁潭之境以盡於廬阜其一支又
南而東度大庾嶺者則包彭蠡之源以北盡
於建康其一支則又東包浙江之源而北其

首以盡會稽南其尾以盡乎閩粵也

朱子曰江西山皆自五嶺贛上來自南而北故皆逆閩中山却是自北而南故皆順又曰閩中之山多自北來水皆東南流江浙之山多未自南來水多北流

九峯蔡氏曰河北諸山根本脊脈皆自代北寰武嵐憲諸州乘高而來其脊以西之水則西流以入龍門西河之上流其脊以東之水則

東流而爲桑乾幽冀以入于海其西一支爲壺口太丘次一支包汾晉之源而南出以爲析城王屋而又西折以爲雷首又次一支乃爲太行又次一支乃爲恒山此大河北境之山也其江漢南境之山則岷山之脈其北一支爲衡山而盡於洞庭之西其南一支度桂嶺北經袁筠之地至德安之敷淺原一支之間湘水間斷衡山在湘水西南敷淺原在湘

水東北孔氏以爲衡山之脉連延而爲敷淺原者非也

右論地里之廣闊○愚按淮南子地形訓言闔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禹乃使六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堅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二萬三千五百里七十

大

豎

三

五步此皆荒誕無稽之語故今不取

程子曰今夫海水潮日出則水涸是潮退也其涸者已無也月出則潮水復生却不是將已涸之水爲潮水自然能生也

邵子曰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

朱子曰潮汐之說余襄公言之尤詳大抵天地之間東西爲緯南北爲經故子午卯酉爲四

海潮與日土無關

此說近見載

方之正位而潮之進退以月至此位為節耳
以氣之消息言之則子者陰之極而陽之始
午者陽之極而陰之始卯為陽中西為陰中
也○今按余襄公安道之言曰潮之漲退海
非增減蓋月之所臨則水往從之日月右轉
而天左旋一日一周臨於四極故月臨卯酉
則水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彼
竭此盈往來不絕皆繫於月何以知其然乎

夫晝夜之運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
故太陰西沒之期常緩於日二刻有奇潮之
日緩其期率亦如是自朔至望常緩一夜潮
自望而晦復緩一晝潮朔望前後月行差疾
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大望亦
如之日弦之際其行差遲故潮之去來亦合
查不盡盈虛消息之於月陰陽之所以分
也夫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春為

陽中秋爲陰中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也故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潮之極大常在朔望之後此又天地之常數也

古州馬氏曰禮記曰日朝致月日夕江海之水朝生爲朝夕至爲次日太陽也歷一次而成月月太陰也合於日以起朔陰陽消息晦朔弦望潮汐應焉由朔至望明生而爲息自望及晦魄見而爲消水陰物也而生於陽潮汐

依日而滋長隨月而漸移日起於朔月盈於望一朔一望天西運一周有奇月東行迎日之所次月合於地下之中則日之所次也故潮平于地下之中而會於月潮於寅則汐於申潮於巳則汐於亥兩辰而盈兩辰而縮日百刻刻爲二分時得八刻三分刻之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十二次次得三十度八十分度之三十五日行一度月行

一朝夕而早潮暮
汐各一至晦朔而
早潮暮汐各一
周盖潮汐統地
連為一輪潮即
上面汐即下面非
一日再至一月再周

十三度有奇漸遠於日故潮汐之期浸移日
後六刻三分刻之一一朝夕而再至故一晦
朔而再周朔後三日明生而潮壯望後三日
魄見而汐湧每歲仲春日落水生而汐微仲
秋月明水落而潮倍減於大寒極陰而凝弱
於大暑畏陽而縮陰陽消長不失其時故曰
潮信

或問燕肅曰四海潮皆有漸惟浙江濤至則常

如山獄奮若雷霆奔激可畏何也答曰龜褚
二山謂之海門岸狹勢逼湧而為濤耳若言
狹逼則東溟自定海吞餘姚奉化二江俾之
浙江尤甚狹逼潮來不聞有聲今浙江之口
起自纂風北望嘉興太山水闊二百餘里海
舶怖於上潭故取餘姚易舟而浮運河以達
杭越盖以南北岸下夾以沙潭隔礙洪波蹙
遏潮勢夫月離震兌他潮已生惟浙江水未

消月徑巽乾潮來已半觸浪推滯後水益來
於是溢於沙渾猛怒頓湧聲勢激射故起而
爲濤耳非山川淺狹使之然也

右論潮汐之消長○愚按先儒有言
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
太空之中地乘水力以自持與元氣
相爲升降氣升地沉則水溢而爲潮
氣降地浮則水縮而爲汐計日十二

辰由子至巳其氣爲陽而陽之氣又
自有升降以運乎晝由午至亥其氣
爲陰而陰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
夜一晝一夜合天地之氣凡再升再
降故一日之間潮汐皆再焉當卯酉
之月則陰陽之交也氣以交而盛故
潮之大也獨異於他月當朔望之後
則天地之變也氣以變而盛故潮之

取

大也獨異於他日其說見於臨安志
甚詳今則其旨著於此

理學類編卷之四

畢

